

喝“单碗”

□黎强

我小时候的家紧挨老县城江边，从小西门过嘉惠门、竹器街就到了通泰门，这里是有名的水码头。

记忆中，那时沿江人口集中的地方，基本上都与水码头有关。譬如老白沙、老油溪、老石门、老龙门、老顺江，还有五举沱、猫儿沱、南家沱、金刚沱、米帮沱等，都是船来舟往的老码头。那些年的水码头，多停靠煤船、菜船、沙船，拉船跑船、运货卸货的船工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辛苦来辛苦去，皆是为了自己和一家子人的几张嘴。

1

有水就容易形成码头，有码头自然就有饭馆、酒馆、茶馆，方便南来北往的人饿了吃餐饭、累了喝杯酒、闲了喝口茶。码头上的各色店主都是些小本经营的勤苦人，在穷日子中寻开心、找快乐，赚几文小钱，同样是为了养家糊口。

父亲爱酒，与三五挚友一起小酌“喝单碗”时，喜欢把我带在身边。当娃儿的我自然高兴，心里想“今天又有烧腊吃了”，眼角和嘴角都笑弯了。事实上也如此，父亲怕我干扰他喝酒，一般情况下，我也会得到父亲给的半个卤兔脑壳或一捧水煮花生，自己去店家门口吃到父亲的酒局结束。另外半个卤兔脑壳，是父亲的下酒菜，但很多时候父亲都没有吃。酒局后回家的路上，父亲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用牛皮纸包好的卤兔脑壳，递给我，让我慢慢吃。父亲一边歪歪倒倒地走着，一边用手拉着我，生怕我走丢似的。

我不知道父亲为啥不吃那么香的卤兔脑壳，未必在酒桌子上光“摆龙门阵下酒”呀？这样偷偷摸摸地装进兜里带给娃儿吃，不怕酒朋友笑话吗？长大后我才明白，半个卤兔脑壳，是父亲那些酒友“打平伙、摸脑壳，凑米打粑”买的，一人只有一个。父亲舍不得吃，特意给我留下。也许，这就是那个年代市井人家里最朴素的父爱吧。

2

从河边沙嘴往上到了通泰门地带，周遭多是平房矮墙灶壁屋，老酒馆、小酒

馆也特别多，父亲及酒友们也去得多，我自然也享受了不少解馋的福利。去得多了，自然就对酒馆比较熟悉了。

跟着父亲进了酒馆，首先要选一个角落的位置。为啥？长大后才懂得，是因为大家的荷包都不鼓，囊中羞涩。如果坐在酒馆前面靠街的桌子的话，很显眼，难免遇到熟人，虽然是逢人添客加双筷子的事儿，但总要再点份炆胡豆或毛豆角什么的，还得要多花三毛五毛的。

酒友陆陆续续到齐了，父亲朝店家喊一声：“先来半斤单碗，一盘水煮花生，一个猪拱嘴。”我不懂啥子叫“单碗”，既然是喝酒，又咋称酒为“单碗”呢？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店家拿出一个土碗，来到柜台前，把酒坛盖子打开，用竹制的酒提子，先把坛里的酒搅了几下，再一提两提地打出来倒在土碗中，给父亲那桌端过去。酒碗递上桌子，父亲还不忘诙谐幽默一句：“是快打的，还是慢打的哟？有半斤没得哟？”店家忙不迭应道，绝对是慢打的，另外还加了一嘴儿的酒，钱足酒够、钱足酒够。原来，老酒馆店家打酒是有窍门的：酒提从酒中快速提出，看似满满当当，其实是不够分量的。相反，酒提子从酒坛中缓慢提出，那才是实实在在，够斤足两。

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关于酒馆的酒坛盖子，不是什么瓷盖或铁盖，而是用一种叫“福寿柑”的果实做的，不大不小，刚刚好把坛口盖严实。而且，酒坛的坛颈处，是用红绸带系着的。那时在民间，红绸带有辟邪的说法，可能是店家寄望小生意也红红火火吧？

3

“单碗”递上桌子，酒友们客气有加，你推我让，都不争抢喝第一口，这是那个年代朋友之间的尊重与礼仪。推过去让过来，老是开不了席。父亲见状，接过酒碗，说“我来、我来”，在嘴边咻溜一声，做个动作，再递给靠右的第二人，依次循环下去。

据考证，这样的喝酒方式，就是巴蜀酒文化中被称为“单碗”的传统。轮流喝酒时，一人一口。一轮之后，就吹吹牛、打打嘴仗、发发牢骚、摆摆糗事。朋友之间即或争得面红耳赤，但一出了酒馆，又

勾肩搭背像兄弟一样，脑壳碰脑壳地约好下次“喝单碗”。

那个年代，酒是凭票供应的物资，不是人人都喝得起。虽然父亲和酒友们喝的是最廉价的苞谷酒（高粱酒最佳），但输拳的一方都刻意压着酒瘾，只是小小地抿一嘴，余下的好让其他人划拳行令。因此，老酒馆的“单碗”，一碗酒转来转去总不见少，几颗瓜子花生就可以下酒整半天。这也许就是那个年代朋友之间的谦让之谊吧。

4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酒馆柜台旁边的水牌。那是一块用黑漆涂出的相当于小黑板之类的记账牌，记账时用白色的粉笔。

坐在酒馆门口啃着卤兔脑壳的我，只见打着光膀膀、穿着“火窑裤”的转煤船工，把可以足足挑上150公斤的煤箩兜摔在酒馆门口，大喊一句“来二两单碗”，然后咕隆咕隆一口气吞下，丢一句“记账”，又挑起箩兜转煤去了。店家一点也不担心船工不结账，还礼貌地喊一嗓子“慢走哈”。

再有，原本拈话来说菜船一早就会到通泰门码头，接货的天不亮就去码头等船，可谁知江面起雾，船不能行。在黄荆街“四不挨”接菜做点小买卖的摊主无可奈何，望雾兴叹，只有等。在百无聊赖中要个二两“单碗”，也不要任何下酒菜，心事重重，独坐寡酒。一见雾散云开船到了，“噌”地一声蹿出门，扭过头来丢一句：“记账，月底来挡账哈。”

小时候的我，真不懂酒馆水牌的意思。直到有一天，父亲也对店家悄悄耳语“记账记账”，店家在父亲名字下的“正”字加上一笔，父亲向店家一拱手，带我走了。

走过竹器街要到家门口时，父亲亲口告诉我，水牌上记账的人都会按时还钱，没有一个人会不顾及自己的名声，“别看他们是穿得二不挂五的下力人，但都很明事理、讲信用，不会拿自己的名声来扯皮。”

父亲说得很认真。但我知道，父亲的名字也在欠账的水牌上……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捕夏时光

□万艳

记忆中，那时的夏日总是很长很长。七八月份暑热难耐，中午人们都易犯困，可这与有着无穷精力的我毫不相干，被爸妈强按在床上午睡无异于一场体罚，听着窗外树上声声蝉鸣鸟叫，心里着慌得紧，躺在凉席上折腾辗转，被大人一阵呵斥，只好闭眼假寐，耳朵却警觉地支棱着，等候时机。终于听到爸妈的呼噜声，我赶紧提上凉鞋，赤着脚蹑手蹑脚开溜。出得门来，长吁一口气，趿拉着鞋子快速逃窜，生怕惊醒父母，也怕约好的同伴久等。

很快，小伙伴聚齐了，大家迅速找出藏在角落的捕网，前往大院的犄角旮旯寻找要捕捉的猎物。为保证捕猎工具的法力，开捕前，还不忘念上几句咒语“嘛咪嘛哄”，然后对着捕网猛吐几口唾沫，再用手指不断捏搓，网当真会变黏。

我们的猎物主要是蜻蜓和蝉，当然，也会顺便逮逮小鸟啥的。我们把蜻蜓叫作“洋叮叮”，这名字真好听，你试试，一发音唇齿就控制不住跳跃，响亮而灵动。蝉也不叫“蝉”，叫“知了”，得名于它的叫声——“知了知了”，很自以为是、很不耐烦的样子，就如那时的我们。

女生喜欢捕“洋叮叮”，因为它轻盈漂亮，习惯在矮小的草丛和灌木中蹿跖；而知了只闻其声，难觅踪影，酷爱躲在高高的树干上炫耀，它自然归属喜欢挑战的男生。

“洋叮叮”也有贵贱之分。园子里玉带蜻蜓居多，身体黑不溜秋的，不太受人待见，因为不够漂亮。我们喜欢黄蜻，雄的呈红色，雌的呈黄色，有玲珑的

头，头上有鼓鼓的眼，一袭透明艳丽的翅如裙笼着修长的腰肢，在绿草间来回飞舞，煞是动人，不分雄雌我们统称为“美人”。“美人难得”自古都是真理，一者少，二者胆小易惊。我们还未靠拢，等不到捕网伸近，稍有风吹草动，便翩然而去。运气好，若能捕获一两只，值得炫耀一个夏季。

最难捕的是碧伟蜓，听名字就知道厉害。它体型健硕，翅膀宽大，胸部呈绿色或蓝色，飞行能力极强，是“洋叮叮”中的战斗机。艳阳里、碧空下，它“轰隆隆”大驾光临，根本不在树枝、草间停歇，嚣张地巡游一番宣示主权，然后扬长而去。只留下一身汗湿，脸花、发散的我们望“洋”兴叹。

知了比洋叮叮更难捕，除了着装与树干撞衫外，它们头顶有突出的两只复眼和三只单眼，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眼尖得很。雄知了通过腹部的发音器鸣叫，吸引雌知了交配，天气越热叫得越欢。蝉生苦短，除了觅食，它们还有更急迫的任务——繁衍后代。

雌雄知了恋爱时是最好的抓捕时机，但也绝非易事。知了个子大，力气也比“洋叮叮”大。多数时候，好不容易粘到，以为胜券在握，可还未等收回竹竿查看，只听“哗”的一声，它已挣脱捕网，仓皇地直冲云霄而去……

时光飞逝，渺渺而去的除了知了、蜻蜓，还有我年少时的伙伴以及快乐的童年。

好想学声鲁迅同样的道别：Ade，我儿时的乐园！Ade，我的“洋叮叮”和知了们！（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恢宏的画卷 磅礴的诗行

——致“魅力重庆·长安同行”无人机灯光秀

□赖永勤

谁，在湛蓝的夜幕尽情地描绘，
描绘出天地间最恢宏的画卷？
谁，在浩瀚的苍穹肆意地书写，
书写出人世间最磅礴的华章？

在长江嘉陵江交汇的上空，
仿佛有一双巨手在任意驰骋。
一幅幅神奇的巨作，感天动地，
一排排动人的诗行，震撼心灵。

这难道是大山的雄奇，赋予的灵感？
这难道是大江的波涛，赐予的激情？
以山城为背景，让两江汇流的江面，
成为天底下最有创意的巨幕画影。

长江掀起巨浪，
嘉陵涌动波涛，
夜空璀璨夺目，
奏响美妙乐章。

山水之城，极富灵性，
两江四岸，如画如诗；
声画一体，情景交融，
置身其中，遐想飞扬。

大江南北，为之倾倒，
魅力重庆，让人向往；
匠心独运，构思精巧，
城市灵魂，融入其中。

她用11787架无人机排成的矩阵，
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又一次成为新重庆的新亮点，
再一次刷新魅力重庆的新高度。

这是在我们新重庆代言，
代言她的城市精神和理想；
这是在替我们新重庆表达，
表达新重庆的向往和追求。

这是在我们新重庆咏叹，
咏叹她丰厚的人文底蕴和自然景观；
这是在我们新重庆展示，
展示她日新月异的沧桑巨变！

这是一份用心用情书写的情书，
献给我们心中最美的新重庆，
心心相印，唇齿相依，
字字句句，情浓意厚。

这是一张热情似火的请柬，
她向全世界发出诚挚的邀请，
无论是远方的游子还是初来的旅人，
重庆，时时刻刻都张开着温暖的怀抱。

啊！今天，我们还在湛蓝的夜幕尽情地描绘，
描绘出了天地间最恢宏的画卷；
今天，我们还在浩瀚的苍穹肆意地书写，
书写出了人世间最磅礴的华章。

三千万巴渝各族儿女，
以他的勤劳、勇敢、智慧，
连同三千万颗怦怦跳动的红心，
日日夜夜都在为新重庆祝福，讴歌！

三千万巴渝各族儿女，
连同三千万颗怦怦跳动的红心，
将永远为新重庆祝福，讴歌！
永远为新重庆祝福，讴歌！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